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九目錄

曹植

與楊德祖書

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陳琳

爲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文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阮瑀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孫楚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夏侯湛

東方朔畫贊

李密

陳情表

張俊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皇甫謐

三都賦序

嵇康

與山巨絕交書

養生論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九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九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季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管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嘗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管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管尼父之文辭與人

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捩利病管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

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
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
足以揄揚大義章示來世也晉楊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
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
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
晉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
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
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
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惠子之知我也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求自試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

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
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
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
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
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
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
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
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
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
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
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
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以妙季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
臣者豈好爲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

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
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
武臣宿兵季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
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
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
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
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

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湏臾之捷以滅終
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
懸吳關猶生之季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
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
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圉
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衄輟食棄衾奮袂攘衽撫劔東顧而心已馳
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岬東臨滄
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
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

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
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績垂於竹帛未嘗
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
臣赦 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并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
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秦之
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

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
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
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悟主立功何況魏
魏太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
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
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
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
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
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

秦漢晉表卷之七
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屏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
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
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
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
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
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
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遠
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
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
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照使諸國慶
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
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
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
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
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
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

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
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
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
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若葵藿之
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廻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
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
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
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
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
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
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
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為袁紹檄豫州

陳孔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
 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
 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
 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
 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
 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
 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

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官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歆乞旬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闕遺醜本無懿德獯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

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榦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後會鸞

秦漢書卷之九十一
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
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
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
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
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
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
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
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
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
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

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
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
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
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
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
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
烈於操爲其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

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
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
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圍爲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
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
挫縮厥圖不果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
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
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
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宇宙長戰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

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
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
沃燹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
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
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
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
解不俟血刀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
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

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
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
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
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
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
遠州郡過聽給與疆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
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
聲氣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
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五千

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
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
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
 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
 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
 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愚之蔽
 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
 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
 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
 誇簡墨譬如鷩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
 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

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
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
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
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
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
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
王淝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
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
泮淝之罵言未絕於口而卅徒之刃以陷其胷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

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
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疆如二袁勇如呂布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
鷗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
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
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
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
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
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
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

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
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軍入
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
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
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
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
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從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
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
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
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
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
然夫擊鳥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
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
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寔奮席

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
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
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
大慙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
擒襲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
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

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穆尚開
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
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
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
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
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
折衝討難芟敵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
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

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
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
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
與燹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
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
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
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
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
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
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

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
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
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
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
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
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兩絕
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

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
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
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
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
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
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
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
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
若乃樂禍懷寧迷而亡復閭大雅之所保背先

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
以至覆沒大兵一枚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
及已故令往購幕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
言詔如律令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下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

猶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
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
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
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
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
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

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
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鰲猶無所救竊又
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
伐也是故三人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
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紕三國
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
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
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
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巴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

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駉驥垂耳於垆牧鴻雀戢翼於汗池襲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喙也洪白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遠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

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

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

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
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
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
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
肯廻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
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
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

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
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
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
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
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
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
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

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
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然若能內師子布
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
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
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
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
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
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
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
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

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疲
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
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
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
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
願仁君及孤虚心廻意是以應詩人補衮之歎
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沅飛翼天衢良時
在茲勗之而已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
 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
 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
 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
 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
 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栢靈失
 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
 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
 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

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相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畧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

春秋晉書文選卷九 二十九
伐宋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
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
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
絳闕球琳重錦克於府庫夫號滅虜亡韓并魏
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
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
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又盈
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

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脩造舟
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泰行木盡濬決河洛
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剡木以來
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然主上眷眷未便
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
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
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祇
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
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

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
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
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
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
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
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
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
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曰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
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
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
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
容絜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
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
材侷黨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

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
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
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
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
罩靡前踰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
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嘔
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
化靈爲星辰此又竒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道
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然其
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
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旣濁能清無滓伊何
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
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徃代爰想遐蹤
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
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

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執祠宇
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
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
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
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
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
無朞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茆煢獨
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
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
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
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苟欲順私情則告訴
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
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
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
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
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
卒保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
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士然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
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
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
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
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
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尊侔尊力掌
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
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

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
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
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
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
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
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
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
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
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
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

於甄井威震群狡名顯往朝相王才武弱冠承
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
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
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
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
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
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
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理以寵亡靈則
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瑩壘永以爲常

三都賦序

皇甫士安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

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
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
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
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
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
乖違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
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
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
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
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

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
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
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
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
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
者漢室內潰四海址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
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
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
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禽滅
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旣以著逆順且

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
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
風俗之清濁諫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
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
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
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
也哉

與山巨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
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
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
足下遷揚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手薦鸞乃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
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
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
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
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
其志者也故君子自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
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燕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
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學性復䟽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
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
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
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
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
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
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金鑣饗以

嘉穀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閔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搔。

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蹀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

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

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雖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小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

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勸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

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致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
 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
 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
 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
 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
 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
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
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
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
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
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
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
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
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
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
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
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
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
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
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
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
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

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

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
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
畝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
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
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
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
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
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
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
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無無功追術者

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
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
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識厚
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却也外物以
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
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
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
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
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
年何爲其無有哉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九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十日錄

袁宏

三國名臣序贊

王羲之

蘭亭記

阮籍

為鄭冲勸晉王牋

劉伶

酒德頌

趙至

與嵇茂真書

桓温

薦譙元彦表

庾亮

讓中書令表

劉琨

勸進表

陸機

豪士賦序

辨亡論上

辨亡論下

五等諸侯論

于寶

晉紀總論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十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十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群才緝熙元首經畧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

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審以之卷舒擲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群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

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

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旣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

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群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竒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

涉豈徒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

蘭亭記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

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爲鄭冲勸晉王牋

阮嗣宗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享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羨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

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廻首內向東誅叛逆
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
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
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大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
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
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讐靡違由斯征伐則可
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廻戈
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
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于栢文然後臨滄州而

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
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
敢以陳聞

酒德頌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
爲肩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
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抄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
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
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鬯承糟銜杯漱
醪奮髯踣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
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
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

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一豪侍側焉
如螺贏之與螟蛉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惟別之後離群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
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
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
悠隔或乃廻飈狂厲眊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
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
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
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

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
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
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
鮮不按劔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脩陵
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摠轡遐路則有
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
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日
平隰則途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

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
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
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
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
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
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
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
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
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

春清晉委文選卷十
九
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
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
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
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
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
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薦譙元彥表

栢元子

臣聞大朴旣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
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
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
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
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
圯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
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
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旣懸思
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弄泥之

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
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
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
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
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
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
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
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
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
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

徒以敦流遯之蔽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
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讓中書令表

庾元規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
 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
 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
 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
 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闈出摠六
 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
 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
 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
 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

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有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後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

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自皆徃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搃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

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
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
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
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
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控
控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
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
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
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矣

勸進表

劉越石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
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
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
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
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
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
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

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十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不圖

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

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
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社稷靡安必將
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
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
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
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
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
化旣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

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
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
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
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
地之際旣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
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

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
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
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
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天傾首之望則所
謂生繁華於枯萋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
不幸甚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
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
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
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
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

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
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
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
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不勝
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
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
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
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
辟閭訓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

秦漢晉魏文選卷十一
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
臣郭穆奉表臣琨臣匹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
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
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
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
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
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
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
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

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揮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衺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

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父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

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

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生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遠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埋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

使百世少有寤云

辯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
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
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
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
清宗祊蒸裡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
師跨邑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
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
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
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

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
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
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
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
而多竒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而江東益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
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
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
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竒蹤襲於
逸軌敵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

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義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
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其寧凌統程普賀齊朱
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
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
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
竒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
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
諫以補過謀無遺諂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
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
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滄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
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
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歟圖收湘西之地
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

永安續以濡湏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才輪
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劓財匱而吳
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
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渙東
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
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
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
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
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
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竒玩應響而赴輶軒騁

於南荒衝輶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
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旣沒幼主蒞朝
姦回肆霍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
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鑠離斐以武毅
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
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旣喪然
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變曆命應
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

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滂阜之勢非有公輸雲
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
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
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
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
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
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
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
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
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卹人之我欺量能
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
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

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而
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
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
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
氣跼躄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耳以育凌統之
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
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
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
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

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網未齒
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
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
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
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
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
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
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
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
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

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
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
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
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天子總群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
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楊
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
禽耳建步圍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
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

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
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
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
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
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
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
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
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
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

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
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
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
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
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
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
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
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
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
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
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
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
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
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

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
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
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
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
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
民知有定主上之予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
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疆毅
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

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黷后之圖
身譬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
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
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
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疆
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
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侯之鑒公
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
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
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

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
 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
 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
 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
 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
 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
 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
 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
 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
 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

之可患閭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
 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善勤王諸侯必應一
 朝振矜遠國先叛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
 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
 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
 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
 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
 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
 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
 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

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
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忘秦之軌矣是以
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
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
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專朝則
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
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
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閩宇鋒
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宴然

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豈若二漢階闈蹙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
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
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
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
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
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
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
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刼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

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
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
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
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
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
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
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
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
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

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
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
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
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
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
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
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
一言蔽矣

晉紀總論

于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
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
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
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
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
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畧獨斷征伐四克
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
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

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
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
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
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
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
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
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
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
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
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於咸寧

之末遂推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
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
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
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
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
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
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
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
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
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構師

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謾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

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

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斲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比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

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乂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

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郤家室至于公劉
遭狄人之亂去郤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
裹糗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
民以至于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
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
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
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
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敞以至于王季能貊
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

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
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後妃躬
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
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
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
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
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

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輕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

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上議

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

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

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
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爨覽傅玄
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
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
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
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
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
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
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
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

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
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天子氣及
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
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
王登天位劉向之讖去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
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按愍帝
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
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
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
有徵祥而皇極不見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

秦漢魏晉文選卷十一 四十二
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
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叙秦漢魏晉文選後

夫民函二五之氣有感物而動之心心感
物而言生焉言成章而文出焉以協三靈
以正五事以叙九功以明六紀大哉文之
為用惟其要歸於道爾故曰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又曰文者貫道之器也皇王異
尚而文質隨宜古今殊習而風流漸靡不
有大雅將安取衷於斯哉予家自大父恭

靖公以來世重文藻經史子氏九流七略
靡不兼收以資多識期纂前修頃侍學於
宗師東谷子得所與友人鄭君梧野彙緝
秦漢魏晉文選百六十餘篇校而刻之傳
諸同好將以廣夫賢人所著妙思所集也
嘗竊聞之周秦世末斯文道弊據徼乘危
敷事喻物者雖為可喜可諤然去於聖人
道教亦已遠矣漢置太學立博士十有四

家英能俊入粲然可觀其六文學之符驗
道藝之表著與魏晉之際漸以萎蕪然曹
劉之敏贍稽阮之標曠至乎徐幹之成一
家言潘陸之斐然藻密亦可以自托於藝
文之林矣夫文非一體世罕通才著述本
之一人體裁出於一世而美惡不均精粗
匪類紛然殺錯莫之釐正况馳騁四代上
下數百載間乎於此可以知訂文者深長

之思矣劉彥和有云周書論辭貴乎體要
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執此言父則當世失
得可得而稽而摠括前蹤追求往哲可以
弘周裁鑒式重思齊也時

嘉靖乙巳十二月朔歛洪廷論時正叙



